

X 心灵涟漪

秋吻汉丰湖

■ 谭德成

秋日里，我应邀回故乡参加开州区乡情大会，住在环湖画廊边上的一个宾馆里。静夜，一杯产自故乡的红茶，醇美的味道浓浓四溢。坐在露台上，吹着来自湖畔的晚风，数着星星，感受着故土独有的亲切。不远处，亮如白昼的文峰塔在华灯簇拥的半岛上静静地矗立着，由远而近的细浪轻柔地拍打着，绿荫华盖的古木叶丛间，归巢的鸟儿相聚甚欢。

清晨醒来，撩开飘逸的窗纱，一帘梦幻的晨曦如诗画般地尽展眼前，亭阁楼榭徜徉在水岸，开州举子园荡漾着“丰盛”的古意。湖的东头，跳出水面一样的日出，照在湖面上，弥漫着氤氲的气氛，满眼辽阔的金光闪烁，那场景，有些海上日出的意境。远处一只船影破浪而来，流光溢彩，拉长的笛鸣，像天籁之音的晨曲，缥缈在茫茫的水里、泱泱的云海上空。

一方独有的风景，有西部西湖之美誉。因长江而壮阔，因三峡而成湖。眼前，脚下淹没的世界里，曾是我青春年少逐梦的县城小镇。我在一个村子里教过7年书后，幸运地进入县城工作生活长达10年。东渠河、西西街、小西门、大南街、狮子楼、水东门，还有不常去过的也叫不出名字的老井窄巷和小院，那时坐落在两条河流交汇处的滨水岸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冒着重重叠叠的袅袅烟火气。难以忘却的内西街，留下了好多好多的记忆，时不时地像回放的纪录片，在脑海里一幕幕地推出日夜出入这里的工作生活画面。那些青石板镶嵌的路面，阳光里淌过汗水，月夜里丈量过身影，风雨里匆匆地跑过。拐角的老城墙，沧桑的斑驳岁月，有双手留下的抚摸印痕。窗前那棵盘根错节的黄葛树，透过叶间缝隙的光，照耀过我欢笑的脸庞、闷气的胸膛。尤以瓦檐下的那排包子、包面、豆浆、油条铺，一想起就有一缕乡愁绵绵地裹着舌尖……

早餐后，我信步来到湖边一处水湾

湿地，铺天盖地的秋色滔天涌来。野花草植草径，刚刚褪去薄雾的晨雾面纱，又罩上金色的阳光，聚在这儿聆听一场秋天奏鸣的恋曲。一只白鹤心无旁骛，朝着湖水荡去的远方，静静地等候伴侣到来，双双奔赴心仪的梦地，比翼展翅飞翔。点水的鸟儿，更是欢悦，在残荷枯枝搭建的舞台上放歌起舞，点点鸟影感在水下的荷叶键盘上，滚开一池秋水。转眼看见，横卧的一根树桩上坐着垂钓的人，我轻轻地靠近他，他也轻轻地招呼着我坐下。我不由自主地一声感叹，秋天就是这样轻轻地吻着湖水，秋天就是这样轻轻地踏着浪花……

午间，我去到湖西头的一个崖边茶座，眼前又是一幅让人激情飞扬的画卷，朵朵飘逸的云影游走在湖上，楼宇像丛林一样面朝湖水歌唱，浪漫的船儿穿梭在窗檐下划桨。湖在城里转悠，城在水里摇曳。真切地感受到了，一座故城嬗变的古意诗风，扑面而来，吹拂在

山水间，浸润在一座现代宜居的滨湖城市，于是不由自主地自豪起来，更加怀念消逝在湖底的那座故城。两年前，也是这个季节，也是这个地方，我写了一首深情怀念水下故城的词作品，至今记忆深刻。

一座故城/千古不变的汉丰/带着难舍的笑容/烟雨覆盖静默水宫/曾经梦，一朝形红/落在了云海林丛
一座故城/千古一脉血贯通/生生世世传薪火/城墙留痕黄葛树风/十字街口，南北西东/收藏了初心万种
一座故城/千古舟楫山水重/东去长江看世界/来回停泊春夏秋冬/渠河并巷，石板路旁/永远是乡愁涌动故城，故乡/心心念念的汉丰/追逐你拉长的身影/看见了你漫步的踪影

太阳西下，斜阳一壶。就着故乡的酒，醉在这方山水里，亲吻汉丰湖。

(作者系开州籍业余词作家)

S 岁月放歌

鱼不见了

■ 陈永忠

午后，我透过明晃晃的窗户，眺望汉丰湖上湛蓝的天空，一碧如洗的蓝天唯有一朵白云突兀地悬浮其上。那云宛若一朵绽放的茉莉花，洁白的花朵徐徐地伸展着丰腴的身姿，迷人的蕊蕊若隐若现，一阵阵芬芳飘然欲至。我急切地打开那尘封的心扉，渴望熏沐在灵性的沁香之中。

看云卷云舒时恰于花开花谢处。良久，茉莉花婀娜的身影已悄然淡去了。梦幻般的絮云里缓缓游出一条鱼来，那鱼鼓着宽厚的大嘴，摆动起强壮的身躯，如逐日的夸父向着烈日追赶。“唉！自不量力！”我世故的嘲笑那鱼如西西弗斯般的挣扎。鱼似乎不屑于我的见解，奋力地挣脱云的羁绊，一意孤行而去，彻底地消散在天际之中。

天上的鱼不见了，我怅然地合上书木闭目遐思。思之所至，那沉睡于心中的鱼却慢慢醒来了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，物资还非常匮乏，米面油糖都实行定量供应，平常人家一周吃一顿肉算是“打牙祭”了，鸡

鸭鱼鹅即便过年也难上餐桌。

记得刚上小学那年，中午放学回到家，爸妈还未下班。跨进家门便有一股腥腥的味道扑鼻而来，忙问姐姐：“什么味道？”姐姐忙于家务懒得搭理我。于是我拿出三脚猫的功夫开始搜寻，没料，门后墙壁上居然挂了一条大鱼，这下可吊起了我的胃口，兴奋地嚷着要让姐姐把鱼放在缸里喂起，姐姐见我欣喜若狂便揶揄道：“你没看鱼是死的呀。”我猛然回头一看，果然，被草绳穿过的鱼嘴张得比头还大，身子像练功一样直直地贴在墙壁上。“哦！真死了。”我喃喃地说道。

母亲下班回家，我冲着母亲高喊：“妈！有条鱼。”母亲先是一阵诧异，继而厉声问道：“哪来的鱼？”我爽快地抢答道：“不知道。”母亲见状愤怒地看着哥哥姐姐。“管它哪来的，吃了再说。”我心想。

下午，我坐在教室里，满脑子都是鱼游来游去，课堂上老师讲了些什么却浑然不知，直到放学铃声响起，才如梦

初醒，赶紧收拾书包飞奔回家。

回到家里，墙上已空空如也。“鱼呢？鱼不见了。”我赶紧扑到水缸上，水里除了自己那张焦急的脸的倒影外一无所有，揭开锅盖，锅里也无鱼的影子。“鱼哪里去了？”我控制不住地喊叫起来。

母亲听到喊声从外面进来，我激动地告诉母亲鱼不见了，母亲像是早有准备，用平缓的语调对我说：“那条鱼是别人送的，下午父亲已托人送回去了。”听母亲这样说，我顿时感到绝望透顶，倒在椅子上崩溃地大哭。

父亲回家见我满脸泪水，大概是明白了原委，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走，带你去吃好的”。开始我赌气地表示坚决不去，母亲和姐姐在一旁鼓动：“去吧！星期天给你买电影票。”想当年，那个懵懂少年怎经得起这双重考验，于是扭扭捏捏地跟着父亲往外走。

父亲领我到东街一家饭馆，要了一碗包面。我不解地问父亲：“你呢？”父亲回答说他要回家吃饭。包面上来

了，我呆呆地望着父亲，父亲示意我快吃。我定了定神不好意思地吃了起来，父亲看着我津津有味样子的样子，知道我的情绪已渐趋稳定，便笑着对我说：“鱼是大慈的一个熟人托我买柴油送给送的，柴油按计划应该批，但别人的东西一定不能要。”我知道父亲当年在供销社负责物资供应，常有人找他办事，他为此也颇感烦恼。我自作聪明地给父亲出主意：“给点钱买了嘛，何必送回去。”父亲立即严肃起来，提高语调对我说：“还了，才心安。”对父亲的话我颇不以为然，吃完包面便快快地跟着父亲回家去了。

成年后，当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要回家吃饭，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不把鱼买下，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要同我谈“心安”时，父亲已离我们而去。为此，我长久自责、内疚不已。

我曾想：“人只要不执念于鱼而执着于想，心焉能不安呢！”或许这就是父亲想让我明白的道理吧！

(作者系开州区委办公室干部)

R 人生杂谈

圆与缺

■ 彭春生

圆月与缺月哪个更美？很多人都会选择前者。因为它圆满、明亮，代表团圆，寄托了人们追求完美的美好愿望。而缺月呢？则因为有所缺失，很少为人所瞩目。

从小到大，我就喜欢在夜晚遥望月亮，听着外婆念叨着民谣“初一不见，初二根线、初三初四蛾眉月……”，让我懵懵懂懂中认识到：这轮挂在天际、众人仰望的圆月，是月初一线一弯钩逐渐孕育才形成的。圆月过后又是缺月。四个星期的缺月才等来一两天的圆月，长时间的缺憾才换来暂时的圆满。如果说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是一种美，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”未必不是另一种美。所以，我在这里要说，圆月美，缺月也美。而且，缺

月更应该成为我们接受的一种美，因为它是月亮的常态。就像断臂的维纳斯，谁不认为她是美的。她的美，就在于她那双断臂上，因为缺憾，才能给人无限的想象。如果有好事者把她的断臂接上，到那时，手臂的粗细、形态、摆放的姿势等，将会定格在人们的脑海，形成一种固有印象，必会阻断人们诸多美好的思绪。

月有阴晴圆缺，且长的是缺陷，短的是圆满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有着悲欢离合。即使是顺境，有时也会遇到缺陷。当我们激情满怀，想对酒当歌时，杯中却无酒。我欲弹唱赞美月圆，却无嫦娥伴舞。我欲与友人共赏良辰美景，友人却在天边。诸如此类，不免让我们心生遗憾，感叹命运弄人。但是，这些

却是生活中的常态，不可预见、难以避免。

既然缺憾是世间万物的常态，面对人生的不如意，我们就要有一颗平常心，要有积极的心态，坦然接受生活中的缺憾。从失败中看到成功的一面，从不幸中看到万幸的一面，这是强者的态度，也是智者的方法。当黑暗到来的时候，欣赏落日余晖；当寒霜蒙蒙的时候，听秋风扫落叶的声音；当一败涂地的时候，躺在地上细闻泥土和草根的清香，这样的人就像海明威笔下的打鱼人，你尽可以消灭他，可就是打不败他。

我们都知道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即使是伟人圣人不例外，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缺

陷、弥补缺陷的过程。这也许正契合马克思主义矛盾的观点吧。面对不如意、不圆满，我们不必抱怨、无需悔恨，我们要用赞美的眼光去发现缺陷之美。只有发现缺陷之美，我们才能不知足；只有不断弥补缺陷，才能让我们的生命之树长青、充满活力。就像林徽因女士曾经说过的那样：“或许，人生需要留白，残荷缺月也是一种美丽，粗茶淡饭也是一种幸福。生活原本就不是乞讨，所以无论日子过得多么窘迫，都要从容地走下去，不辜负一世韶光。”

做到这些，你会发现，即使身边无友人，也能“千里共婵娟”；无嫦娥伴舞，邀月与影相伴；以水当酒，滋味特别甘甜。

(作者系开州区委宣传部职工)

Z 智慧人生

做时代的歌咏者

■ 何仁勇

上世纪末，重庆青年何真宗以打工诗歌闯入文坛，一首只有26行的诗歌《纪念碑》，不但给他带来一万元奖金，还让他在打工文学中有一席之地。如今不管由谁来编写打工文学史，里面高低都要给他留一个位置。

后来，何真宗回家了，告别了南漂生活。他也很少写诗了，似乎告别了挚爱的文学。但这只是一个假象，其实他在悄悄地操练另一种文体——歌词。诗歌和歌词都是文学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，说起来还是“亲戚”关系。被视为中国古代诗歌开端的《诗经》，里面许多诗歌便是从田野里传唱的民歌中整理而成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他倒是找对了方向。

打开何真宗创作的歌词，你总能感受到一股独特的魅力扑面而来。这些歌词，常常能够以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，用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描绘出生活中的种种景象和情感体验。

在《那一年》中，他写道：“那一年我背井离乡，背着行囊行四方。磨烂了鞋几双，穿破了衣裳，满脸的忧伤不敢对

娘讲。”通过这样写实的词句，深刻地展现了打工者艰辛的生活与对家乡的眷恋，反映出社会底层人物的无奈与坚持。

在《爱送您到达》中，他写道：“霓虹点亮热闹的夜晚，方向盘握住美好的憧憬。问一问好，说一声请，友善的情谊就油然而生。”歌词里充满诗意的浪漫的表达，描绘出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

在《故乡梅花开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太白岩是心中最美的密码，唐宋明清岩石上刻划。故事讲了一茬又一茬，岁月留不住青春芳华。妈妈画了一树梅花，守在太白岩等我回家。”歌词以细腻的情感和温暖的笔触，勾起了人们对故乡深深的眷恋，充满了浓郁的乡土之情。

在歌词创作技巧上，他善于运用比喻、拟人、排比等修辞手法，让歌词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。在《一声到》中，“冲锋陷阵我一声到！抗洪抢险我一声到！扶贫济困我一声到！危难时刻我一声到！一声到向承诺签到，一声到是祖国的需要”，通过排比的手法增强了语势，表达了对抗疫工作者的歌颂和赞

扬。

一首优秀的歌词，必然有朗朗上口、易于传唱的特性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十分注重歌词的押韵和节奏把握。在《雨是故乡的呼唤》中，“三角梅，花枝缭乱，庭院深深，朝思暮盼。满城灯火细雨香，滴滴情怀芬芳赤子的梦幻”，押韵巧妙，节奏明快，让人听后印象深刻。

“所有的伟大都源于细节。”小说创作是如此，歌词创作也不应当例外。何真宗极为擅长捕捉细节，用细腻的笔触将微小而又重要的瞬间放大，如《家住百安坝》里的广场舞，《走去垫江看牡丹》里的古道，《站在三峡之巅》里的悠悠竹枝，画面感十足，让听众在不经意间产生强烈的共鸣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何真宗不管是作为诗人，还是歌词作家，总能紧跟时代脚步，做现实生活的参与者和歌咏者。有时，他的歌词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，真实地反映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，让人们对这些被忽视的群体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关注；有时，他的

歌词里又充满浪漫主义情怀，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出美好的梦想和憧憬，给人以希望和力量。

近些年来，他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浪潮，深入农村基层体验生活，实地采访贫困户和驻村第一书记，创作了反映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歌词《与人民在一起》《第一书记》《幸福路上有你》《不停的步履》等。其中，《与人民在一起》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展播，歌词《不停的步履》在《词刊》2024年第7期头条栏目发表，引起业界关注。

新冠疫情来临时，他又奔赴抗疫第一线，根据所见所闻创作了《一声到》《志愿之歌》《中国奇迹》等歌曲，在各大媒体平台和互联网广为流传，其中《一声到》在全国40家媒体展播，入选重庆市文联、重庆市卫生健康委、重庆市音乐家协会联合出品的《2020年重庆市抗击新冠疫情原创音乐作品专辑》，并获重庆市文艺创作项目资助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、开州区融媒体中心职工)

Z 真情人间

昨日午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来电显示四川省泸州市。我以为那些无休止的贷款或保险推销电话，便不假思索地挂断了。然而，那头的执着超乎我的预料，不到一分钟，铃声再次响起。我犹犹豫豫地接听电话，要听听对方究竟是何人、要干什么事。

“你是小勇吗？”电话那头的声音，带着一丝熟悉，却又让我一时难以辨认。当我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后，对方的声音瞬间激动起来：“我是余渠平呀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余渠平！”这个名字如同一道闪电般，瞬间照亮了我的记忆深处。他是我今生最好的兄弟，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。我心跳加速，激动与喜悦交织在一起，思绪回到了那些我们并肩作战的日子。

当天，我和余渠平在电话中畅谈了三个多小时，仿佛时间都被我们的笑声和回忆填满。我们聊起了那些青涩的时光，聊起了各自的现状和变迁。

余渠平，出生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一个小山村，他的父亲为了让他铭记住自己的根，祈求他一生平安，给他取了个寓意深远的名字。

我们的缘分始于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，那里是我们共同的第二故乡，也是我们成长的摇篮。余渠平早我三年毕业，我们都在雷波县上田坝镇大坪子乡中心校教书。他身材高大，皮肤白皙，戴着一副近视镜，说话总是轻声细语，深受学生们的喜爱。

那所只有四间教室的学校，坐落在离乡政府四五公里远的山坡上。我和余渠平挤住在乡政府腾出的一间狭小宿舍里，吃住都在一起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。

每天，我们都要走近一个小时的山路去学校，沿途还要时刻提防落石。无论有课没课，我们都会结伴而行，相互照应。我们住的地方距最近的集镇也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，全是崎岖的山间小路。我们一学期都很少下山，生活所需全靠当地人背上山来。

余渠平比我大几岁，又早参加工作几年，因此他一直把我当作小兄弟来照顾。我刚到学校时，难以忍受条件的艰苦，一度想要逃离，是他一次次的鼓励，让我最终坚持了下来。我不懂彝语，教学困难重重，他便一句一句地教我。他不会做饭，他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个任务，每顿都能做出可口的饭菜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余渠平特别喜爱读书。闲暇时间，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。他常说：“越是在条件艰苦的地方，越要耐得住寂寞，越要充实自己。”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。乡政府为数不多的几本书，被我们反复翻阅了很多遍。

乡政府不通电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，晚上的时间最难熬。余渠平便托人从县城寄来一套自考书籍，我们每晚都借着一盏冒着黑烟、发出微弱光亮的马灯挑灯夜读，互借此打发无聊的时间，也想通过自考大离开这个地方。

与文静斯文的外貌截然不同，余渠平的性格却坚毅果敢。他遇事冷静，是我学习的榜样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学生家长醉酒后来学校闹事，见人就打，吓得学生们都不敢进教室。余渠平不顾我的劝说，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，三两下就把那家长制服了。他说：“保护学生安全是老师的责任，遇到这种事，我必须站出来。”

正因为有了余渠平的陪伴，我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生活，并没有感觉到无聊和难熬。转眼间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3年美好时光。然而，1996年6月底的一个消息，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失落。余渠平告诉我，他下学期要调到泸州市一个企业的子弟校去教书了。

“兄弟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最舍不得、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。”余渠平的话语中充满了不舍。想到以后就我一个人在这工作，感到天都快塌了。我很想劝他留下，但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，因为都快30岁了，在这里连女朋友都找不到，怎能忍心让他继续留在这里呢。

余渠平离校的头一天晚上，原本不怎么喝酒的我们喝到了天亮。当余渠平背着行李离开时，我送了他很远很远。因为一夜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，所以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，但我知道他肯定和我一样，心里有许多不舍，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。在告别的那一瞬间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他的眼睛也红红的，背着我取下眼镜擦了又擦。

余渠平离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我们每月都有书信来往。他告诉我他新学校和外边世界的情况以及他的爱情故事……而我却不知道写些什么，每次写的仍是我们以前的那些陈年旧事，他却说这些事能勾起他满满的回忆，多想能回到过去。

1998年7月，我又收到了余渠平的来信。他告诉我，他的学校改制了，他买断了工龄要去深圳打工，等去那边安顿好后再给我写信。可没想到的是这成了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。同年10月，我也调回了开州，从此和他断了联系。

这些年来，我心里始终记挂着这位老大哥，也想尽各种办法联系他，但都未能如愿。慢慢地，我们成了熟悉的陌生人，一晃就是20多年。他也没有放弃找我，这些年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寻找我的踪迹，尽管多次尝试未果，但他从未放弃。

“前几天，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作者与你同名。通过作者简介、工作单位等信息，找到了你的手机号码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你打电话，没想到真的是你！”电话那头，余渠平向我讲述了他如何联系到我的过程。我深受感动，为他的执着和坚持感动。

我们的声音穿越了时空的长河，第一次在电话中交汇。我们约定，明年春节带着各自的家人，回到曾经共同奋斗过的地方，去重温那些年的点点滴滴。

我们将踏上那条熟悉的山路，去看看那四间教室是否依然矗立在山坡上，去感受那份曾经的艰辛与坚持。我们要挤在那间狭小的宿舍里，分享那些年的欢笑与泪水。

我们会再次点燃那盏发出微弱光亮的马灯，让那份对知识的渴望，再次照亮我们的心灵。我们要在那片曾经共同守护的星空下，再次仰望星辰，让那份对梦想的追求，再次点燃我们的激情。

我们会在那条曾经无数次走过的山路上，再次并肩前行，让那份兄弟情深，如山间的清泉，在心中流淌。我们要在那片留下我们青春的地方大声歌唱，唱出这段跨越岁月的兄弟情，让歌声在大山中自由的回响。

我知道，今年剩下的时间注定难熬，因为我和他都在期盼明年春节的早日来到。

(作者系开州区融媒体中心职工)

兄弟情深

■ 郭小勇